

论汉语书面正式语体的特征与教学*

冯胜利

提要 本文首先扼要说明《汉语书面用语初编》的来历与内容,并由此入手提出汉语书面语和口语(正式语体和非正式语体)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文章认为,汉语书面语至少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即:表达正式的语体功能;语体典雅与词语长短的对应关系;嵌偶单音词的选用;合偶双音词的使用;文言古句型的选用。同时指出,汉语书面正式语体的语法特点是韵律和句法交互作用的结果。文章最后提出“韵律不同则雅俗有别”的基本原则,以及有关学写汉语书面正式语体的一些方法。

关键词 书面语 正式语体 嵌偶词 合偶词 当代书面古句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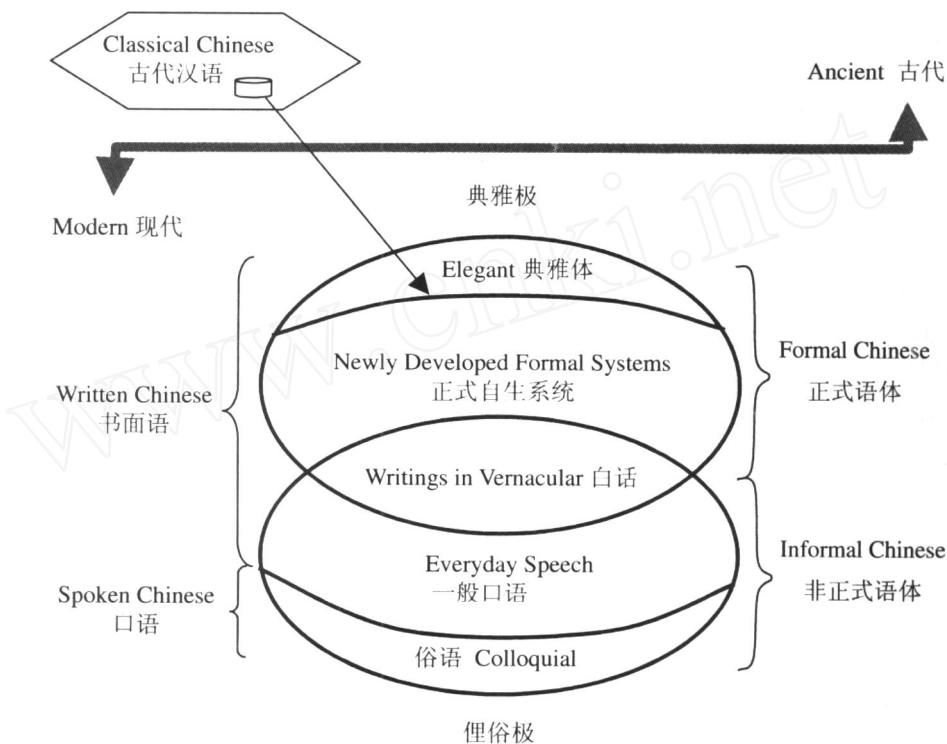
《汉语书面用语初编》(以下简称《初编》)将由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是我十余年来研究汉语韵律语法的一个副产品,也是我从事训诂学和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综合产物——韵律语法的理论引导我发掘出一批批的嵌偶单音词和合偶双音词;而对外汉语教学则不仅帮我发现了它们的书面正式语体的特征,而且逼我汇之成编,方便学生。我们知道,书面语体惯于文白兼容,因此不仅古代句式(如“为...而...”),就是文言单字也可融于当代白话,于是“特大”“特具”“特通知如下”中的“特”可以同时并现于书面语中。面对这种古今杂糅的局面,若不从训诂的角度来分辨,则不知何为古、孰为今,遑论它们彼此之间的区别(譬如,说“特没劲”可以,但说“*特具备”则不好)。简言之,韵律帮我发现了它们的语法属性,对外汉语教学帮我揭示了它们的语体特征,而训诂学则帮我鉴定它们的古今差异。这就是这本《初编》的简单来历。

该书包含三部分内容:嵌偶单音词、合偶双音词和常用古句式。嵌偶单音词为《现代汉语词典》所不收者(短语韵律词),故与《现汉》适可互补。合偶双音词从《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丙级以下词汇中选出,以此见出书面正式语体的韵律语法。常用古句式则集当代书面语体所用古句式于一编,逐条译成白话,可使读者了解汉语文白两说之不同。当然,汉语的书面语并非只由这三部分组成,但它们是书面用语的主体。为什么呢?这牵涉到当代书面语的定义。我们认为,当代汉语书面语应该定义为“汉语书面的正式语体”。

什么是汉语书面的正式语体呢?我们为此特制了一个汉语口语及书面语体示意图(见下页),以期说明诸如“口语”“书面语”“白话”“文言”“正式”“非正式”等概念的范围及其

* 本文为照顾到非专业的读者,行文力求浅显,故许多地方未能展开详密论证,还望读者见谅。

交叉和界域。这个图形以“白话”为中介分上下两极:上端为“典雅极”(亦即最“文”的文体),下端是“俚俗极”(亦即最“俗”的语体,“土话”也可归入此类)。“一般口语”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普通话”。《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里“白话文”的定义是:“用白话写成的文章。也叫语体文。据此,白话文既是口语也是书面语。显然,这里的“白话文”是一个共时的概念,和历时的“文言—白话”的对立不同,这是要说明的第一点。第二,白话文既是口语的书面形式,那么它就不是我们所说的“正式语体”。我们认为,汉语的正式语体是近百年来独立发展而成的一种新语体,这就是图形中既包含白话而又相对独立的、由“自生系统”(以合偶词及其语法为主)和“典雅语体”(以嵌偶词+古句型及其语法为主)组成的正式语体。



汉语口语及书面语体示意图

这个图形里有几个重要概念需要特别说明。第一,正式语体与非正式语体的对立以及口语与书面语的对立,其间的关系是相互交叉,而非严格对应。换言之,书面语不一定是正式语体;同时,书面正式语体也不是不能说的(它也是一种语体)。第二,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必须分开,不能混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现代汉语的正式语体有两个来源:一是自身发展的产物(独立于文言的正式体,参见冯胜利,2003),二是取自文言的结果(典雅体,参见冯胜利,2005)。更重要的是,即使取自文言的典雅体,其中所含的文言成分也必须是活的(即今人耳听可懂的),同时必须是经过当代正式语体系统加工而成的。我们所以将嵌偶词和今用古句型汇集成编的一个目的,就是力图穷尽现代汉语中可用的文言成分,从而避免误解,甚至盲目袭古的弊病。换言之,我们主张在学习掌握现代汉语的书面正式语体时,如

果习得者有文言的基础固然很好,但不必一定要先学好文言文再学书面语。

那么,怎么才能学好书面正式语体呢?我们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 了解汉语书面语的主要特征

前面说过,所谓“书面语”是指现代汉语的正式语体,它不但是用来写的,也是可以说的。汉语书面正式语体使用的范围很广:政府文件、报刊社论;学术著作、美文随笔;商业协议、公司合同、往来信件以及电台新闻、广告、报告等,凡属正式的场合都要使用正式的语体。对学汉语的人来说,不但要能“说正确地道的口语”,而且要会“写正式典雅的文章”。

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这是书面语的第一个特征。比如口语说“一样”,书面语说“同”;口语说“甬”,书面语说“不宜”;口语说“去”,书面语说“往”。假如美国政府给中国政府写信,就某一件事说“我国政府出于相同的考虑,认为不宜前往。这是正式语体,清楚得体,没有问题。可是,如果这句话用口语说成“咱想的跟您一样,就甬去啦!就不但有失大雅,而且还有损国家尊严。由此可见,该正式的场合不能用非正式的语言;不仅国家与国家是这样,就是个人与个人也是如此。

汉语的书面正式语体和英语的正式语体很不一样。譬如“善良”,日常说话的时候英美人用一个音节的 kind 就够了。但若是正式语体,则要用四个音节的 benevolent,也就是要用所谓的“大词儿”(big word)。汉语和英语正相反,越是典雅,用词越短,这是书面语的第二个特征。比如平时中国人说“拜访”,是两个字的词儿。但到了书面正式语体里,用一个“访”字就够了。再如,通常嘴里说的“学校”,在典雅的说法里就可以只用一个“校”字。

不难看出,汉语正式典雅的词汇不但比一般嘴上说的“短”,而且可以直接从两个字的词里取出一个来使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拆双用单”的方法。从这个角度看,汉语似乎比英语容易,因为记住了两个字的“学校”,也就记住了其中的“校”,不像英语那样,得去记两个完全不同的词:一个是 kind,另一个是 benevolent。然而,汉语里典雅的“小词”跟英语里典雅的“大词”的用法很不一样。英语中典雅的“大词”和它对应的“小词”的用法是一样的。譬如:说“Confucius is a kind man”可以说,说“Confucius is a benevolent man”也行。但是,汉语里典雅的“小词”却不能单独使用。比如:

(1) *他想访著名学者。 / *您的友来这儿,我一定热情招待。

就是说,汉语典雅的“单音词”必须经过一些加工才能合法使用。譬如:

(2)他想遍访著名学者。 / 贵友来此,定热情招待。

不难看出,因为典雅的单音词不能独立使用,所以必须和另一个单音词组织成一个双音节的形式,才能合法。双音节好像是一个模块,典雅的单音词必须嵌入这个模块才能独立出现。比如:

(3) *他想普遍访著名学者。 / *高贵友来此,定热情招待。

“普遍访”“高贵友”都超出了“双音节模块”的要求,因此都不合法。我们把这种必须嵌入双音节模块才能使用的单音词叫作嵌偶单音词。《初编》收集了将近 240 个这样的嵌偶单音词,它们是从古代文言文里直接继承下来用在现代汉语里的。这是汉语书面语的又一个特征。学习汉语书面语,最终得掌握这批单音节文言文。

除了上述近 240 个文言嵌偶单音词以外,现代汉语书面语体还自己发展出一批“双音

节“书面语词汇”。譬如“进行、加以、从事、埋葬、损害、种植、阅读、伟大、光荣”等等,要求至少和双(或两个以上的)音节搭配。这批双音节词汇古代没有,口语里也不用,它们只在书面正式语体里出现,因此,我们称之为“书语词汇”。书语词汇是书面语体的主要词汇。在这批书语词汇里面,有一些成员必须在严格的韵律制约之下才能使用,因此特别值得注意。譬如(“?”表示拗口):

(4)无法学习	*无法学	?无法认真地学
禁止说话	*禁止说	?禁止随便地说
经受批评	*经受批	?经受不断地批
加以改造	*加以改	?加以不断地改

显然,上面这些双音词全都要求和另一个双音词组织成一个“[双+双]”的韵律格式,只有这样才能合法使用。我们把这种“双配双”的双音词,称之为合偶双音词。现代汉语里有将近300个左右的合偶双音词(以《HSK中国汉语水平考试词汇大纲》中丙级以下的词汇为准)。学习汉语书面语,忽视这批词就不免犯错误。这是书面语的第四个特征。

汉语书面语体中不仅有一套自己的词汇(嵌偶单音词、双音书语词、合偶双音词),而且还使用了大量口语里没有的书面语句型。譬如:

(5)为现代化而努力奋斗(为...而...)/少而精(A而A)/岂.....乎?(难道...吗?)

这些句型也是从古代传承下来只用在书面正式语体中的表达方式,我们称之为书面语句型。现代汉语里有将近300个左右的常用书面语句型,它们是正式语体词汇组织的框架。这是书面语的第五个特征。

总的来说,汉语的书面语至少有上述五方面的特征。学习汉语书面语就是要积累词汇、掌握语法。从嵌偶单音词和合偶双音词例子里还可以看出,书面语的词汇和语法紧密相连。嵌偶单音词是[单+单],合偶双音词是[双+双]。[单+单]和[双+双]是韵律问题,而哪些单可以加哪些单、哪些双需要加哪些双、加在哪儿、怎么加等等,都是句法问题。因此,书面正式语体语法的主要特点就是韵律和语法的相互作用,即韵律语法。嵌偶词和合偶词好像都是带榫的砖,不两两交合就不能严丝合缝。书面语的句型就好像是每间屋子的框架,而韵律语法则整个楼房的结构。书面语这座大厦,就是靠韵律语法这个整体的结构,把那些带榫的词汇放进句型的框架里才建立起来的。对学习汉语书面语的人来说,不但要掌握韵律语法,而且要记住哪些是书面语词汇,哪些是嵌偶单音词,哪些是合偶双音词,以及书面语句型有哪些。

要克服这些困难,不必再逐字逐条地从浩瀚的书刊里一个一个地寻找。《汉语书面语初编》中收集了当代书面正式语体中一般常用的嵌偶单音词、合偶双音词及书面语句型。因此,“哪些是”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剩下来的就是怎么教、怎么学的问题了。无论是“教”还是“学”,首先都要从理论上搞清正式语体的构成机制。这就是下面所要谈的内容。

二 掌握“韵律不同则雅俗有别”的基本原理

要学好汉语书面语,首先要了解韵律语法;要了解韵律语法,就不能不知道什么是韵律。什么是韵律呢?我们知道,人们说话的时候有的地方轻,有的地方重;有的音长,有的音短。这就是韵律。然而,轻重长短不能随便,这就是韵律语法。譬如:英文可以说 bigger,但是不

能说成 * beautifuler;汉语可以说“天天(=每天)”,但是不能说“* 礼拜礼拜(=每个礼拜)”。这是词法的韵律要求。句法亦然,比如我们可以说“负责这个工作”,但是不能说“* 负责任这个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天天”和“负责”都是两个音节的形式。在汉语里,两个音节组成一个音步,一个音步组成一个韵律词。汉语里的合成词都是按照韵律词的大小造出来的。因此,如果超出了韵律词的模式,就不能成为复合词(或句法词)。这样一来,凡是句法或者词法要求必须是一个词的地方,就都有了韵律词的限制。

虽然韵律词是现代汉语的一大要求,但是口语里仍然有许多独立使用的单音词。譬如“猫、狗、手、脚”等等。怎么理解这种矛盾呢?首先,这些独立使用的单音词都是从几千年前传下来的基本词汇。和这些古老的基本词汇相比,“新词儿”在现代汉语里几乎全都是双音节(或多音节)的,譬如“电视、电话、冰箱、西服、拖鞋、火车”等等。新词很少有单音节的(除了科学领域的新词,如“镊、铀”等)。这就是说,除了一些古老的单音节基本词以外,现代韵律构词法要求所有的“新词”都必须至少是一个韵律词,不如此则不上口。

如果说新词在口语里“不足两个音节就不上口”的话,那么在书面语里,双音节(或多音节)的形式还发挥着另一个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语气正式则音长语重,我们还知道单音轻,双音重。在这两个原则的作用下,双音节的形式自然就被用来表达正式庄重的语气了。虽然双音节的词汇不限于书面语,但是书面语的词汇一般都是双音节。譬如:

(6)官方 国家 辨别 改造 伟大 光荣 立即 逐渐 倘若 然而

前面曾说,嵌偶单音词属于书面语中的典雅词汇,然而口语里也有很多单音词。上面还说,新造的词汇是双音节的,但是庄重的词汇同样取双音节的形式。这是不是相互矛盾呢?其实不然。首先,基本单音词和嵌偶单音词不一样。基本单音词是绝对自由的(如“手、脚、猪、狗”等等),“嵌偶单音词”则必须在双音节的模块里使用才合法。双音模块正是保证它们典雅风格的韵律条件。因此,独立自由的单音节是口语的,必须成双使用的单音词是典雅的。这两类不同的单音词正好处在汉语语体风格中正式与非正式的两个极端。

那么双音节词是不是口语和书面的混杂呢?前面说过,在口语里新词不双就不上口,在书面语里单字不双就不成话。由此而言,双音节的韵律功能是跨类的——既在口语出现,又为书面语所使用。就是说,在口语里话要上口则必双(单音节的基本词除外);在书面语里话要典雅也必双(嵌偶单音词也不例外)。前者是韵律构词的要求,后者是典雅文体的需要。因此,在雅俗这两种语体里虽然都有双音节的形式,但导致它们出现的原因是不同的。

因此,双音节形式在表达正式与非正式的区别上是有规律可循的。一般说来,凡是带有(或趋向于)轻声的是口语的形式;凡是表达正式语体色彩的都没有轻声或不能轻读。如:

(7)脱落 <口> t · lu <书> tu lu ò 吉祥 <口> jí xiáng <书> jí xiáng

由此可见,正式和非正式的双音词语,还可以从重音的分布来分辨。当然,如果轻重不明,那么也就雅俗难辨了。发音之于雅俗,亦大矣哉!

如果“话要典雅则词语必双”,那么我们可以推论:口语单音词比较多,书面语双音词比较多。通过比较下面的词发现,书面语的双音节词比口语里的单音词要抽象得多:

(8)家:国家 好:嗜好 人:人民 考:考试 买:购买 连:连接 走:行走 偷:偷窃
跑:奔跑 住:居住 打:殴打 占:占领 叫:叫喊 照:照耀 爱:热爱 扮:扮演
学习汉语,尤其到了高年级以后,要能够分辨哪些是日常生活的词汇,哪些是正式场合

的词汇,哪些是具体的,哪些是抽象的,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哪些日常的词可以加工成抽象典雅的词。所谓“加工”就是把单音节的词变成双音节的词。这里简单介绍几种学习方法:

1)学双知单。要知道复合词里的两个字(morphemes)拆出来以后哪个可以用,哪个不能用。譬如,“朋友”里的“朋”和“友”,只有“友”可以拆出来用,而“朋”字除了“亲朋好友”少数几个固定组合以外,几乎丧失了构词和造语的能力。在哈佛大学的书面语教材里,我们可以拆出来使用的单音词作如下标记:

(9)国家 人民 眼睛 学校 热爱 嗜好

这样,学习一个双音词不仅可以知道和它对应的单音词,而且知道其中的哪个具有再生力。

2)组单成双。知道了和双音节对应的单音词后,还要学会怎样把这个单音词组合成双音节来使用。譬如,知道了“友”在组词造语上具有能力后,还要进一步了解哪些单音词能够和它组成新的双音节形式。就“友”而言,我们应该知道有“校、学、室、学、好、贵”等单音词可以和它组合,变成“校友、学友、室友、学友、好友、贵友”等词或短语。拆双组单的能力越强,汉语的水平就越高。

3)综合训练。把上面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式的拆合扩展练习。譬如,从“法律”一词中拆出“法”字,然后组成“守法、国法、家法、法庭、法官、法制、法则”等,这是第一个回合。下面再从“守法”中拆出“守”字,造出“守规矩、守本分、守信用、不守承诺、守着老一套”等短语,以及组成“守约、守职、严守、遵守、坚守”等词。这样就会像滚雪球一样,循环往复,越积越多。

三 掌握“文白相间”与“典雅适度”的写作技能

(一)当代书面正式语体的基本成分

正式语体当然要用正式的词汇和典雅的句型,但这并不意味着越典雅越好。前面说过,嵌偶单音词和书面语句型都是从古代传承下来的,正因如此,如果为求正式而全用典雅的词语和句型,那么写出的文字就会变成文言文而不再是当代的白话语体了。因此,当代书面语体必须文白相间,亦即用一部分古代典雅的成分,再用一部分白话和口语的成分。如果百分之百地使用口语的形式,那么就不正式了;如果全用典雅的文言,那么就不是白话文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原来,当代的书面语体是以口语为基础、以韵律规则为框架发展出来的一种新语体。除了口语、方言和外来语以外,它还提取了大量文言文中的词语成分。因此,我们可以把现代书面语定义为:一种以口语、方言、外来语,还有文言词语以及自生词语为材料、以韵律语法为框架、建立在口语语法基础之上的一种正式语体。

(二)书面正式语体的典雅度

上面说,书面正式语体既不能太“文”,又不能太“白”,必须文白相间。那么,在一句话或一段文字里用“多少文”和“多少白”才叫文白相间呢?这是文和白的分布与比例的问题。

先说分布。文白相间不仅要以句子为单位,而且还要以段落为单位。就是说,在一个句子里,有的地方要文,有的地方要白。比如:

(10)如果说小气就算是小人之一,那么……

这句话的前一部分“小气就算是小人”是口语里说的,但后面的部分“之一”则是书面语里的表达方式。又如:

(11)足称为君子者,实在太少了。

这句话里,上半句“足称为君子者”是典型的文言,下半句“实在太少了”则是典型的口语。这是以句子为单位的文白相间。

文白相间主要表现在文章的段落里。请看下面这段取自王力《小气》的文字(黑体字是“文雅”的说法,括号中的阿拉伯数字为语段数):

(12)吝啬的人,我们说他小气;妒忌的人,我们也说他小气。小气,自然不够

白主题 白句子 白主题 白句子 白主题 文谓语

伟大;即使不是十足的小人,至少该说是具体而微的小人。但是,如果

文连词白动词 文定语 白名词 文句子 白连词 文连词

小气的人就算是小人之一种,则小人满天下,而足称为君子者,

白主语+表语 文谓语中心词 文连词文句子 文连词 文定语+主语

实在太少了。

白谓语

可见,文白相间基本上是文雅句和白话句之间的交替使用,这是文白相间的一大原则,也是正式语体构成的基本原则。其次,虽然文和白必须轮流出现,但是它们交替的频率既不能过于频繁,也不能过于集中。不能过于频繁是说,要避免通篇“一句文一句白,又一句文再一句白”这种依次交替的机械方法。不能过于集中是说,不能用“一连五六句都是文,又一连五六句都是白”这种把文和白先集中起来,再进行交替的生硬做法。比较适中的方法是“三四句白话接两三句雅语”的方式,同时兼以句内的文白交替为过渡。就是说,文和白二者必须取“三两结伴、交替而行”的原则。

例(12)开始一连用了两句白话,接下来立刻转入典雅用语。不难看出,文与白在句内和句间,虽取一往一来的交替方式,但它们基本上都是结伴而行。如果我们抽掉原文,只取上面的文白标记来看的话,那么“三两结伴、交替而行”的原则就看得更清楚了:

[白主题,白句子]; [白主题,白句子]。[白主语,文谓语]; [文连词 白动词 文定语 白名词,文句子]。[白连词,文连词 白主语+表语 文谓语中心词], [文连词文句子], [文连词文定语+主语,白谓语]。

不难看出,文章开头全是白话,到第三句(按句法成分计算)开始转向,主语为白而谓语转文,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下面一文一白的往来交错。待过渡到第五句的中心词,笔锋突重,起用典型的文言虚词“之”,于是下面句子全都结伴而文,一连两个文言句式,把语言典雅的风格推向最高潮。然而,高雅之后紧接一个白俗谓语,峰落千丈,戛然而止,和开头的白话又有遥相呼应之妙,奏出一曲跌宕起伏的文白相间交响乐。文白相间的原则和艺术,由此可见一斑。

交替的次数还可以从文白语段在段落中的出现频率看出二者在实际使用中的模式。这里以每一个停顿为单位(所以叫作语段),全文一共有13个语段。如果我们把这些语段的文白比例计算一下,可知:白=8,文=5,这样,我们可以大致说,上面那段文字具有38%的典雅度。利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计算任何一段文字的典雅度。譬如:

(13)一个人舍不得钱,叫做小气。本来吗!钱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捐借固然不能轻易答应,就是送礼请客,又岂能毫无盘算,使它等于“白花”的冤枉钱?积极方面,

应该是能积谷时先积谷;消极方面,应该是得揩油处且揩油。气越小,肚皮越大;量越大,肚皮越瘪。一毛不拔自有一毛不拔的哲学。今日拔一毛,明日拔一毛,名声传开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每人都希望来拔一根,这还得了吗?

这里全文有 22 个语段,其中典雅的 9 个,白话的 13 个,所以该文的典雅度为 40%。

那么,典雅度多少才合适呢?典雅度的上限和下限又以多少为宜呢?这当然首先要看是什么文体,同时也是一个有待研究的大问题。不仅如此,典雅度的测量标准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精化。然而,无论如何,就目前的教学而言,我们可以把上述方法当作一把尺子,一个测量的标准,从而启动我们的书面语教学与研究。

(三) 典雅语体的写作训练

如果说汉语的书面正式语体是近百年来才发展出来的一个新型语体,那么无论是“教”还是“学”,我们都必须把它当作一种和汉语口语不同的新型语言来看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无论教学中的老师,还是习得中的学生,都应该对该语言的独立性有足够的认识和思想准备:汉语的书面语不是靠个人的偏好,随手选几篇报刊小说来读就能学好的,其中的嵌偶词、合偶词、书面词汇、书面句型等等,必须通过集中学习、专门训练才能打好基础。没有牢固的基础,最终还是在书面语的大门之外,扼腕徘徊。

集中学习、专门训练都离不开方法,而方法则可以无穷无尽。这里只原则性地介绍几种训练的基本方法。

1) 文与白的鉴别训练。学习书面语,对外国学生而言最头痛的就是区分文白,因此书面语训练的第一步就是文与白的鉴别训练。像上面的例子那样,给出一段文白相间的典型原作,让学生标出哪些是文,哪些是白。

2) 变文为白的转述训练。这种训练是把已知的那些和“文”对应的白话词语,连成日常口语里的话。换言之,就是把书面语翻译成口语。这种训练不仅可以增强和加深学生对书面语的理解,同时还可以训练学生对白话口语的熟练运用。譬如,上举王力《小气》可以转述为:

(14) 吝啬的人,我们说他小气;妒忌的人,我们也说他小气。小气,当然算不上伟大;是不是地地道道的小人,最少也得说他是太爱计较的小人。可是,要是小气的人就算一种小人的话,那么谁都是小人了,够得上君子的就实在太少了。

3) 变白为文的转述训练。这是书面语训练的基本功,即把一句或一段白话改写成书面语体。可以分两步做:首先是词或短语的对译,其次是整句对译。兹举例如下:

(15) 【白话示例】她偷偷地爱班长爱了好长时间了,可是一直不敢跟他说。

【词语对译】偷偷地爱 暗恋 都好长时间了 已有多年 可是 但
一直 始终 跟他说 明言

【书面结果】她暗恋班长已有多年,但始终不敢明言。

以上从几个方面简单介绍了我们对书面正式语体的教学和写作的一点儿想法。毋庸置疑,上述种种——无论是理论研究、教学实践,还是我们这本《初编》的内容和体例都还在初创阶段,距离所期的目标相差仍远。然而,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而若要积步千里,则尚需方家学者的不吝指教。

附注

《初编》中由“文”而“白”的转说形式未必都是口语形式,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文”的说法没有“白”的对应形式,所以“白”可以视为“文”的一种解说形式。无疑,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处理的问题。

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尽管目前的成果距离这个目标还相差很远。

彻底穷尽这批词,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收集。

不排除其中某些曾在古代出现过,但与它们现代的语法或用法也并不一样。

这也是初步的统计,使之完善仍有待大量的工作。

参考文献

冯胜利 (2003) 书面语法与教学的相对独立性,《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冯胜利 (2005) 《汉语韵律语法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冯胜利 (2006) 《汉语书面用语初编》,将由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

胡明扬 (1993) “语体与语法”,《汉语学习》第2期。

张中行 (1995) 《文言与白话》,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冯胜利,男,1955年生于北京。现任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及中文部主任。研究兴趣为韵律构词学、韵律句法学和对外汉语教学。

(通讯地址:100083北京语言大学人事处/5 Bryant Street, Cambridge, MA 02138)

日韩语言对比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

正值中韩建交14周年,日韩语言对比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8月23日在北京语言大学隆重召开。大会由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院长李立成教授主持,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崔希亮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充分肯定了本次会议的重要性和积极意义,并预祝会议圆满成功。会议为期两天,来自韩国和国内30多所院校的近70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围绕日韩语言对比与翻译、日韩跨文化比较研究等学术问题进行交流,共提交论文77篇。

会上中央民族大学戴庆厦教授、延边大学李得春教授、韩国外国语大学孟柱亿教授、北京语言大学张旺熹教授、中山大学周小兵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金基石教授作了专题报告。在闭幕式上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韩经太教授致闭幕辞。他指出,语言对比是语言研究的重要的生长点之一,它不仅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连续的支持,而且为语言学其他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和视角,具有辽阔的前景,应加大研究力度。会议决定成立相应的学术团体,并将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

此次会议议题广泛,效果显著,必将对日韩语言对比研究和语言教学以及留学生的培养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全香兰供稿)

Key words comparative sentences error analysis linguistic typology language universals

Some methodological discussions about the grammatical comparison of the non-related languages DAI Qingxi and JIN Haiyue, p75

The nature of the grammatical comparison of related languages and that of non-related languages is different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and requisition. The grammatical comparison of related languages is much deeper and detailed and must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jor rules and minor rules, between the surface layer and the deeper layer and between the cognition and grammar. Furthermore, one needs to take the viewpoint of the theory of system, grasp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nguage, and emphasize the reference to the system during the comparison of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non-related languages grammatical comparison methodology

Some thoughts on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 of studies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n the new century KE Chuanren [U. S. A.], p89

In synthesizing CFL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conducted over the recent decades the author argues the importance of formulating an array of purposeful and prioritized research activities with reference to the identified goals of the field. Among the prioritized research areas are those related to field building,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incorporation of technology into our research efforts. The discussions end with a propos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qualified CFL researchers an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FL studies, a center that would promote CFL studies and coordinate international efforts in carrying out major field-wide comprehensive studies that would generate theory and knowledge for the accomplishment of our missions.

Key words CFL learning and teaching research and theory building

On the properties and pedagogy of written Chinese ... FENG Shengli [U. S. A.], p98

This paper argues for a distinction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Chinese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Collection of Formal Expressions in Chinese. It proposes that there are at least five important syntactic and stylistic properties in written Chinese: 1)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rmal system; 2)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tyle and word length; 3) monosyllabic words used in a disyllabic template; 4) disyllabic words used as a couplet; and 5) formal patterns taken from ancient Chinese. It is further argued that the formal and informal styles in Chinese are also determined by prosody. Finally, some essential principles and teaching methods are proposed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Key words written language formal style monosyllabic word in disyllabic template disyllabic couplet archaic pattern in modern Chinese